

種百一事故

楊志比武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
11
:



857.61
119.3
:60



3 0528 0859 3

楊志比武

話說宋朝時候，有個好漢叫做楊志，因為在東京天漢州橋

賣刀，殺了潑皮牛二，被開封府收禁在

監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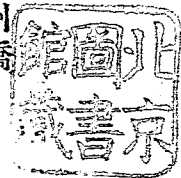


青面獸
楊志

改得輕了。三推六問，却招做「一時鬥毆殺傷，誤傷人命」待了

楊志比武

天漢州橋下衆人，爲是楊志除了街上害人之物，都籌些盤纏，湊些銀兩，來與他送飯，上下又替他使用。推司也覷他是個有名的好漢，又與東京街上除了一害，牛二家又沒苦主，把罪狀都



808391

六十日限滿，當廳推司稟過府尹，將楊志帶出廳前，除了長枷，斷了二十脊杖，刺了兩行『金印』，送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軍，那口寶刀，沒官入庫。

當廳押了文牒，差兩個防送公人，免不得是張龍，趙虎，把七斤半鐵葉盤頭護身枷釘了，分付兩個公人，便教監押上路。天漢州橋那幾個大戶，籌措些銀兩錢物，等候楊志到來，請他兩個公人，一同到酒店裏喫了些酒食，把出銀兩，齎發兩位防送公人，說道：『念楊志是個好漢，與民除害，去北京路途，望乞二位上下照顧，好生看他一看。』張龍趙虎道：『我兩個也知他是好漢，亦不必你衆位吩咐，但請放心。』楊志謝了衆人。其餘多的銀兩，盡送與楊志做盤纏，衆人各自散了。

話裏只說楊志同兩個公人來取了原寄的衣服行李，安排些酒食，請了兩個公人，尋醫士買了幾個棒傷的膏藥，貼了棒傷，便同兩個公人上路。三個望北京進發，五里單牌，十里雙牌，逢州過縣，買些酒肉，不時間請張龍趙虎吃。三個在路，夜宿旅館，曉行驛道。不數日，來到北京。入得城中，尋個客店安下。

原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，上馬管軍，下馬管民，最有權勢。那留守喚作梁中書，名世傑，他是東京當朝太師蔡京的女婿。當日是二月初九日，留守陞廳，兩個公人解楊志到留守司廳前，呈上開封府公文。梁中書看了，原在東京時，也曾認得楊志。當下見了，備問情由。楊志便把殺死牛二的實情，一一稟告了。梁中書聽得，當廳就開了枷，留在廳前聽用，押了批迴，與兩個公人，自回東京。

不在話下。

只說楊志自在梁中書府中，早晚懇勲聽候使喚。梁中書見他勤謹，有心要抬舉他，欲要遷他做個軍中副牌，月支一分餉銀。只恐衆人不服，因此傳下號令，教軍政司告示大小衆將人員，來日都要出東郭門，教場中去演武試藝。當晚梁中書喚楊志到廳前。梁中書道：『我有心要抬舉你，做軍中副牌，月支一分餉銀。只不知你武藝如何？』楊志稟道：『小人應過武舉出身，曾做殿司府制使職役。這十八般武藝，自小習學。今日蒙恩相抬舉，如撥雲見日一般。』楊志若得寸進，當效啣環背鞍之報。』梁中書大喜，賜與一副衣甲，當夜無事。

次日天曉，時當二月中旬，正值風和日暖。梁中書早飯已罷，

帶領楊志上馬，前遮後擁，往東郭門來。到得教場中，大小軍卒并許多官員接見，就演武廳前下馬，到廳上正面撒着一把渾銀交椅坐上。左右兩邊，齊臻臻地排着兩行官員；指揮使、團練使、正制使、統領使、牙將、校尉、正牌軍、副牌軍。前後周圍，很威嚴地列着百員將校。

正將臺上立着兩個都監：一個喚做李天王李成，一個喚做聞大刀聞達。二人皆有萬夫不當之勇，統領着許多軍馬，一齊都來朝着梁中書，呼三聲喏。却早將臺上豎起一面黃旗來。將臺兩邊，左右列着三五十對金鼓手，一齊發起擂來。品了三通畫角，發了三通擂鼓，教場裏面誰敢高聲。又見將臺上豎起一面淨平旗來，前後五軍一齊整肅。將臺上把一面引軍紅旗磨動，只見鼓聲

響處，五百軍列成兩陣，軍士各執器械在手。將臺上又把白旗招動，兩陣馬軍，齊齊地都立在面前，各把馬勒住。

梁中書傳下令來，叫喚副牌軍周謹向前聽令。右陣裏周謹聽得呼喚，躍馬到廳前，跳下馬，插了鎗，暴雷也似聲個大喏。梁中



書道：「着副牌軍施逞本身武藝。」

周謹得了將令，綽槍上馬，在演武廳前，左盤右旋，右盤左旋，將手中鎗使了幾路，衆人喝采。

梁中書道：「叫東京撥來的軍健楊志。」楊志走過廳前，唱個大喏。梁中書道：「楊志，我知你原

是東京殿司府制使軍官，犯罪配來此間。當此盜賊猖狂，國家用人之際，你敢與周謹比試武藝高低？如若贏得，便遷你充其職役。

「楊志道：『若蒙恩相差遣，安敢有違鈞旨？』」梁中書叫取一匹戰馬來，教甲仗庫隨行官吏，應付軍器，教楊志披掛上馬，與周謹比試。楊志去廳後把夜來衣甲穿了，拴束罷，帶了頭盔，弓箭，腰刀，手拿長鎗，上馬從廳後跑將出來。梁中書看了道：『着楊志與周謹先比鎗。』周謹怒道：『這個賊配軍，敢來與我交鎗！』

當時周謹、楊志，兩個勒馬在門旗下，正欲出戰交鋒，只見兵馬都監聞達喝道：『且住！』自上廳來稟復梁中書道：『復恩相論這兩個比試武藝，雖然未見本事高低，鎗刀本是無情之物，只宜殺賊剿寇，今日軍中自家比試，恐有傷損，輕則殘疾，重則致命，

此乃於軍不利。可將兩根鎗去了鎗頭，各用氈片包裹，地下蘸了石灰，再各上馬，都與皂衫穿着，但是鎗桿麻攔，如白點多者當輸。」
『梁中書道：「言之極當。」隨即傳令下去。」

兩個領了言語，向這演武廳後去了鎗尖，都用氈片包了，縛成個骨朵；身上各換了皂衫，各用鎗去石灰桶裏，蘸了石灰，再各上馬，出到陣前。那周謹躍馬挺鎗，直取楊志；這楊志也拍戰馬，撚手中鎗，來戰周謹。兩個在陣前，來來往往，番番復復，攪做一團，紐做一塊；鞍上人鬥人，坐下馬鬥馬。兩個鬥了四五十合，看周謹時，恰似打翻了豆腐的，斑斑點點，約有三五十處；看楊志時，只有左肩胛下一點白。

梁中書大喜，叫喚周謹上廳，看了跡道：「前官參你做個軍

中副牌，量你這般武藝，如何南征北討？怎生做得副牌？教楊志替此人職役。管軍兵馬都監李成上廳稟復。梁中書道：「周謹鎗法生疎，弓馬熟嫻，倘若把他來退了職事，恐怕慢了軍心。再教周謹與楊志比箭如何？」梁中書道：「言之極當。」再傳下將令來，叫楊志與周謹比箭。

兩個得了將令，都插了鎗，各自取了弓箭。楊志就弓袋內取出那張弓來，扣得端正，擎了弓，跳上了馬，跑到廳前，立在馬上欠身稟復道：「恩相，弓箭發處，事不容情，恐有傷損，乞請鈞旨。」梁中書道：「武夫比試，何慮傷殘？但有本事，射死勿論！」楊志得令，回到陣前。李成傳下言語，叫兩個比箭好漢，各給與一面遮箭牌，防護身體。兩個各領了遮箭防牌，縮在臂上。

楊志說道：『你先射我三箭，後却還你三箭。』周謹聽了，恨不得把楊志一箭射個透明。楊志終是個軍官出身，識破了他手段，全不把他爲事。

當時將臺上早把青旗磨動，楊志拍馬望南邊去。周謹縱馬趕來，將韁繩搭在馬鞍上，左手拿着弓，右手搭上箭，拽得滿滿地望楊志後心颺地一箭。楊志聽得背後弓弦響，霍地一閃，去鎧裏藏身，那枝箭早射個空。

周謹見一箭射不着，却早慌了，再去壺中急取第二枝箭來。搭上了弓弦，覷準了楊志，望着後心再射一箭。楊志聽得第二枝箭來，却不去鎧裏藏身；那枝箭風也似來，楊志那時也取弓在手，用弓梢只一撥，那枝箭滴溜撥下草地裏去了。

周謹見第二枝早又射不着，心裏越慌。楊志的馬，早跑到教場盡頭，霍地把馬一兜，那馬便轉身望正廳上走回來。周謹也把馬只一勒，那馬也跑回，就勢裏趕將來。去那綠茸茸芳草地上，八個馬蹄翻蓋撮鉞相似，勃喇喇地風團兒也似般走。周謹再取第三枝箭搭在弓弦上，扣得滿滿地，儘平生氣力，眼睜睜的看着楊志後心窩上，一箭射將來。楊志聽得弓弦響，扭回身，就鞍上把那枝箭只一綽，綽在手裏，便縱馬入演武廳前，撇下周謹的箭。

梁中書見了大喜，便下號令，却叫楊志也射周謹三箭。將臺上又把青旗麾動。周謹撇了弓箭，拿了防牌在手，拍着馬望南而走。楊志在馬上把腰只一縱，略將脚一拍，那匹馬潑喇喇的便趕。楊志先把弓虛扯一扯，周謹在馬上聽得腦後弓弦響，扭轉身來，

便把防牌來迎，却早接個空。周謹尋思道：『那廝只會使鎗，不會



便了。』左手如託泰山，右手如抱嬰孩；弓開如滿月，箭去似流星。那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箭正中周謹左肩。周謹措手不及，翻身落馬。那

射箭。等他第二枝箭再虛詐時，我便喝住了他，便算我贏了。』周謹的馬早到教場南盡頭，那馬便轉望演武廳來。楊志的馬見周謹馬跑轉來，那馬也便回身。楊志早去壺中掣出一枝箭來，搭在弓弦上，心裏想道：『射中他後心窩，必至傷了他性命。他和我又沒冤讎，咱們只射他不致命處。』

匹空馬直跑過演武廳背後去了。衆軍卒自去救那周謹去了。

梁中書見了大喜，叫軍政司便呈文案來，教楊志接替了周謹職役。楊志神色不動，下了馬，便一直向廳前來拜謝恩相，充其職役。不想塔下左邊轉上一個人來叫道：『休要謝職！我和你兩個比試！』楊志看那人時，身材七尺以上長短，面圓耳大，唇闊口方，鬚邊一部落鬚鬚，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，直到梁中書面前，聲了喏，稟道：『周謹患病未痊，精神不到，因此誤輸與楊志。小將不才，願與楊志比試武藝。如若小將折半點便宜與楊志，休教接替周謹，便教楊志替了小將職役，雖死而不怨。』

梁中書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却是大名府留守司正牌軍索超。爲是他性急，撮鹽入火，爲國家面上只要爭氣，當先廝殺，以此人都

叫他做急先鋒。李成聽得，便下將臺來，直到廳前稟復道：「相公，這楊志既是殿司制使，必然好武藝，須知周謹不是對手。正好與索正牌比武藝，便見優劣。」

梁中書聽了，心中想道：「我指望一力要抬舉楊志，衆將不服，一發等他贏了索超，他們也死而無怨，却無話說。」梁中書隨即喚楊志上廳問道：「你與索超比武藝如何？」楊志稟道：「恩相將令，安敢有違。」梁中書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去廳後換了裝束，好生披掛。教甲仗庫隨行官吏，取應用軍器給與。就叫牽我的戰馬借與楊志騎。」——小心在意，休覷得等閒。」楊志謝了，自去結束。

却說李成分付索超道：「你却難比別人。周謹是你徒弟，先

自輸了，你若有些疎失，吃他把大名府軍官都看得輕了。我有一匹慣會上陣的戰馬，并一副披掛，都借與你。小心在意，休教折了銳氣！『索超謝了，也自去結束。』

梁中書起身，走出階前來，從人移轉銀交椅，直到月臺欄干邊放下。梁中書坐定，左右祇候兩行，喚打傘的撐開那把銀葫蘆頂茶褐羅三簷涼傘來，蓋定在梁中書背後。

將臺上傳下將令，早把紅旗招動。兩邊金鼓齊鳴，發一通播，去那教場中，兩陣內各放了個礮。礮響處，索超跑馬入陣內，藏在門旗下；楊志也從陣裏跑馬入軍中，直到門旗背後。將臺上又把黃旗招動，又發了一通播，兩軍齊吶一聲喊，教場中誰敢做聲，靜悄悄的。再一聲鑼響，扯起淨平白旗，兩下衆官，沒一個敢走動胡

言說話，靜靜地立着。

將臺上又把青旗招動，只聽第三通戰鼓響處，去那左邊陣內門旗下，看看分開鸞鈴響處，閃出正牌軍索超，直到陣前，兜住馬，拿軍器在手，果是英雄！但見：頭戴一頂熟鋼獅子盔，腦後斗大來一顆紅纓；身披一副鐵葉攢成鎧甲；腰繫一條鍍金獸面束帶；前後兩面青銅護心鏡；上籠着一領緋紅團花袍，上面垂兩條綠絨縷領帶；下穿一雙黑皮長統靴；左帶一張弓，右懸一壺箭；手裏橫着一柄金蘸斧，坐下李都監那匹慣戰能征雪白馬。

右邊陣內門旗下，看看分開鸞鈴響處，楊志揚手中鎗出馬，直至陣前，勒住馬，橫着鎗在手，果是勇猛！但見：頭戴一頂鋪霜耀日鑲鐵盔，上撒着一把青纓；身穿一副鈎嵌梅花榆葉甲，繫一條

紅絨打就勒甲條，前後獸面掩心上，籠着一領白羅生色花袍，垂着條紫絨飛帶，脚登一雙黃皮襯底靴，一張皮靶弓，數根鑿子箭，

手中挺着渾鐵點鋼鎗，騎的是梁中書那匹火塊赤千里嘶風馬。兩邊軍將暗暗的喝采，雖不知武藝如何，先是威風出衆。

正南上旗牌官拿着銷金令子旗，驟馬而來，喝道：『奉相公鈞旨，教你兩個俱各用心，如有虧誤處，定行責罰，若是贏時，多有重賞。』二人得令，縱馬出陣，都到教場中心，兩馬相交，二般兵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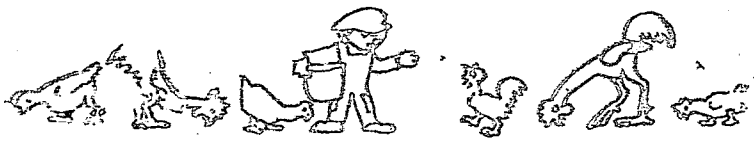
並舉。索超忿怒，輪手中大斧，拍馬來戰楊志。楊志逞威，撚手中神鎗，來迎索超。兩個在教場中間，將臺前面，彼此相交，各賭平生本事。一來一往，一去一回，四條臂膊縱橫，八隻馬蹄撩亂。兩個鬪到五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月臺上梁中書看得呆了。兩邊衆軍官看了，喝采不迭。

陣面上軍士們遞相廝覷，道：「我們做了許多年軍，也曾出了幾遭征，何曾見這等一對好漢廝殺！」李成、聞達，在將臺上不住聲叫道：「好鬪！」聞達心上只恐兩個內傷了一個，慌忙招呼旗牌官拿着令字旗與他分了。將臺上忽的一聲鑼響，楊志和索超鬪到是處，各自要爭功，那裏肯回馬。旗牌官飛來叫道：「兩個好漢歇了！相公有令！」楊志、索超，方纔收了手中軍器，勒坐下馬，

各跑回本陣來，立馬在旗下看那梁中書，只等將令。

李成聞達，下將臺來，直到月臺下，稟復梁中書道：「相公，據這兩個武藝一般，皆可重用。」梁中書大喜，傳下將令，喚楊志、索超。旗牌官傳令，喚兩個到廳前，都下了馬。小校接了二人的軍器，兩個都上廳來，遵依聽令。梁中書叫取兩錠白銀，兩件戰袍來賞賜二人，就叫軍政司將兩個都陞做管軍提轄使，便叫下了委狀。從今日便任用他兩個。索超、楊志，都拜謝了梁中書，拿着賞賜下廳來，解了鎗刀弓箭，卸了頭盔衣甲，換了衣裳。索超也自去了披掛，換了錦襖，都上廳來，再拜謝了衆軍官。梁中書叫索超、楊志兩個也見了禮，入班做了提轄。衆軍卒便打着得勝鼓，把着那金鼓旗先散。梁中書和大小軍官都在演武廳上筵宴。

看看紅日西沈，筵席已罷，梁中書上了馬，衆官員都送歸府。馬頭前擺着兩個新參的提轄，上下肩都騎着馬，頭上亦都帶着紅花，迎入東郭門來。兩邊街道，扶老攜幼，都看了歡喜。梁中書在馬上問道：「你那百姓歡喜爲何？」衆老人都跪了稟道：「老漢等生在北京，長在大名，從不曾見今日這等兩個好漢將軍比試！今日教場中看了這般敵手，如何不歡喜？」梁中書在馬上聽了大喜。回到府中，衆官各自散了。索超自有一班弟兄請去作慶飲酒。楊志新來，未有相識，自去梁府宿歇，早晚懇勸聽候使喚。



.	61
.	3
0	

